

XIAOSHUYOYISHUGOUSICHUTAN



# 小说艺术构思初探

王敬文 著

# 小说艺术构思初探

王敬文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51293

责任编辑：潘光武 方 新

封面设计：李 欣

## 小说艺术构思初探

Xiǎoshuō yìshù gòusī chūtàn

王敬文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黑龙江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75·插页 3·字数270,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300

---

统一书号：10355·1212

定价：3.05元

ISBN 7—5059—0256—3 / I · 151



作者近照

## 作者简介

王敬文，男，1936年12月15日生。河北省乐亭县纪各庄西滩村人。1943年进黑龙江省肇东县北城小学读书。1945年迁至哈尔滨市读小学和中学。1956年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分配到黑龙江文学研究所搞文学研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学评论、随笔和杂文等作品。1973年调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1980年加入中国《红楼梦》学会，并任中国《红楼梦》学会黑龙江分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主要作品有：《〈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与郑应杰等合著）《漫谈小说创作》（与杨治经合著）此外，还在《红楼梦》学刊、《新文学论丛》、《学习与探索》、《北方论丛》、《求是学刊》、《黑龙江文艺评论》、《春风》、《光明日报》、《黑龙江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评论、杂文，随笔一百余篇。

# 序 言

延泽民

黑龙江省土地辽阔肥沃，富饶美丽。人民勤劳勇敢，斗争历史可歌可泣，生产建设日新月异。我在这块土地上工作了将近三十年。我深深地热爱它，并且曾想把生命的最后一息也留给它。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的工作岗位变动过不知多少次，每调离一次工作，对所在地方和那里的同志，都有一种深切的留恋之情。但是，所有的地方，包括养育我的家乡，当我离开它的时候，都没有象离开黑龙江那样，在我的内心激起过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强烈波澜和留恋之情。一九八一年七月六日，当我在哈尔滨火车站走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时，面对着站台上几百位同我朝夕相处的同志，望见他们那留恋的面色和高高张开的手臂，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的心头一下涌起了千言万语，想对他们说，然而又不知从何说起，憋了半天，才大声说了一句话：“同志们，我舍不得离开你们！我想念你们！”

今天，在我的心里依然觉得那里是我的故乡，我仍在想念着它——那富饶的土地，勤劳的人民，诚朴

热情的同志……

黑龙江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与鼓舞下，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不断地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以自己的生花妙笔，写出了不少具有全国影响的优秀作品，塑造了富有时代精神的新人形象，使读者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群众奋发图强，同心同德干四化的雄姿。每当我看到这些新成就时，心里就想说：这是故乡的光荣，故乡的骄傲！

特别值得高兴的是，文学评论这个薄弱环节，这几年也有了一定的加强。当然，比起文学创作来，评论工作还有所差距，但这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这里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队伍，也有了新的充实和提高；中青年评论家很活跃，并且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很值得赞扬。王敬文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他的评论集《小说艺术构思初探》，就是突出的例子。

王敬文同志是在党的长期培养与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中年文学评论家。六十年代初，他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就开始从事文学评论工作。他一直注视着本省文学创作的发展，重视对文学现状和本省作家创作的研究。由于他较长时间从事编辑工作，经常与专业 and 业余作者打交道，因而对本省作家的生活经历，创作情况，个人与家庭的境遇，艺术修养，个人气质，以及他们在创作中的甘苦和得失，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因此，他写的这些评论文章一个突出之点，就是不是

从概念出发，不是用教条主义的、僵化的、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所谓批评。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总是着眼于解决创作中的实际问题，以更大的热情关注着青年作者的成长，并以同志和朋友式的平等交谈，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文章写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始终贯穿与人为善，实事求是，指出问题，讲清道理的文风，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小说艺术构思初探》这本集子，大体上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小说艺术构思的探讨；二是作家论；三是作品评论；四是关于创作的通信；五是对古典名著《红楼梦》的研究。作者力图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创作的基本规律，探索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都是极有意义和值得肯定的。

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是文学事业不可分割的两翼。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离不开正常的，积极的文学评论。所以党历来把发展文学评论视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推动文学创作，培养新生力量，加强对文艺的领导的重要手段。正如许多评论家曾一再指出的那样，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但由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作家为标志，而且也要以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评论家为标志。一个伟大的评论家和一个伟大的作家，对于文学史来说它的意义是同等重要的。十九世纪俄国卓越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对于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影响就是这样。假如没有他们的卓越贡献，俄罗斯文学就不能有那样辉煌的成就。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复苏，文学创作在很短时间内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力于思想解放，积极的文学评论的开路。

王敬文同志这本集子，几经周折，终于付印。我愿向他表示由衷的祝愿；祝愿他在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搞活两个基本点的指引下，继续为文学事业发展的道路填砖铺瓦，更上一层楼。并借此机会，祝愿黑龙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比翼双飞，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八七年八月

于烟台海滨“文艺之家”

# 目 录

序言	延泽民
小说家奔驰的广阔天地	( 1 )
——艺术构思初探之一	
真情实感在艺术描写中的作用	( 12 )
——艺术构思初探之二	
主题——艺术构思的中心环节	( 21 )
——艺术构思初探之三	
作家头脑中的人物性格历史	( 39 )
——艺术构思初探之四	
结构的艺术	( 66 )
——艺术构思初探之五	
艺术典型的思考	( 95 )
——艺术构思初探之六	
典型人物赖以生存的世界	( 116 )
——艺术构思初探之七	
论作家的艺术创新	( 130 )
勇于向新生活新人物探索	( 147 )
△中篇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色	( 156 )
——学习近年来若干中篇小说札记	
科学与幻想	( 169 )
——科学幻想小说艺术谈	

密切关注改革的时代 与改革家同呼吸共命运 (177)

——谈我省反映改革的报告文学创作

陕北人民革命斗争的画卷 (184)

——论延泽民的创作

论锦云、王毅的小说创作 (198)

艺术探索的得失 (208)

——张抗抗小说创作琐谈

刘亚舟创作谈 (220)

艰难的起步 (232)

——谈郑九蝉的小说创作

历史的回声 (241)

——重评《雁飞塞北》

时代风云与人物命运 (250)

——评长篇小说《无定河》

读《特殊使命》 (258)

启人深思的《融雪天》 (264)

——读俞天白的中篇小说《融雪天》

沿着南泥湾的道路前进 (274)

——介绍《雁窝岛》《在南泥湾道路上》《战

斗在北大荒》三本农场史

新的追求与探索 (278)

——读锦云、王毅的小说集《丈夫》

传记文学的新收获 (284)

——评《女杰施剑翘》

关于创作的通信 (288)

“关键在于个别的环节”	(305)
——关于小说创作的通信	
致一位青年作者	(311)
一位老作家的胸怀	(319)
——访著名女作家丁玲同志	
论《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327)
谈谈《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339)
试论《红楼梦》的艺术构思	(352)
后 记	(366)

# 小说家奔驰的广阔天地

## ——艺术构思初探之一

每当我翻开世界文学史，在一位位矗立在文学高峰的巨人面前，总是望洋兴叹；在感叹之余，我常常这么想，如果我能探知伟大作品诞生的全过程该是多么愉快的事：从作家如何获得创作素材到情节的形成，从它的构思到主题的形成，从特定的环境到人物性格的塑造，甚至失败的一笔与喜悦的一得，瞬息的冲动和难以压抑的热情。总之，我要探知艺术形象是怎样在作家的头脑中产生的；构成艺术形象的途径和规律究竟是怎样的……是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包括在艺术构思的范畴之内。过去我们在创作研究上，就作品谈论作品较多，探索作家的创作过程，剖析伟大作家的全部创作构思，以及他们所经历的艰难和曲折甚少。这对提高我们现有的创作水平，大胆地进行艺术创新都是不利的。

我们有的文学评论家由于不深知作家作品产生的艰苦历程，往往很难真正理解作家，所以他们的评论也不被作家所垂青，感到他们不是自己的知音。创作过程——这一文艺学研究中极富吸引力和极为重要的方面，却一直被文学评论界所忽视。普希金曾经常说：“追踪伟大人物的思想烙印是一门非常引人入胜的学问。”俄国的伟大批评家、作家十分重视作家创作过程的研究。他们认为：从事这一研究的可能性愈大，我们就越

愈多地认识和愈深刻地理解作家本人和他的创作，我们就会愈加清楚地发现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的方法、创造形象的手段。因此，研究者仅读成品还不够，最好还要对照学习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才可以知道“不应该这么写”，更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国外的一些文学评论家是很重视对于作家手稿的研究的。因为“手稿——这是最准确的，毫无所误，深印着艺术家复杂道路的文献。”可惜的是，我们非常缺乏这样的教材。本文着重研究和考察的是作家在生产文学作品的创作活动时，是怎样进行创作的，他们在艺术构思过程中是如何为寻求独特的构思，为达到深刻的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所进行的艰苦的艺术探索的。

对于文艺创作领域，有的人把作家、艺术家的构思活动看得很神秘，以为这是一种无法探知的“奥秘”，其实不然，它是可以被认识，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它是艺术家通过自己的头脑反映，再现客观现实的感受及认识的过程。既然它是一种对现实的感受和认识的过程，它就不可能超越人类认识的普遍规律——即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从感性认识发展为理性认识的一般过程。它所以使一般人感到神秘，好象无一定规律可寻，主要是艺术家的认识活动和理论家的认识活动各有其不同特点。作家、艺术家通过构思创造形象，主要是运用形象思维；而理论家认识现实的活动是运用抽象的思维——即逻辑思维。所谓形象思维是指作家在观察、体验、研究、分析、提炼和表现生活时所使用的一种思维方式。对于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新版《辞海》的解释是：“形象思维，也叫艺术思维”。即是说，它是作家、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对生活不断进行深入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同时始终凭借种种最能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的具体的感性材料，在明确的思想指导下，在强烈的感情活

动和丰富的想象的基础上，把那些富于形象的感性材料加以概括集中，构成完整而富有意义的艺术形象的思维过程。作家、艺术家的形象思维活动，受他们的世界观的支配，并同逻辑思维相辅相成；丰富的艺术修养与创作经验对形象思维具有积极的作用。形象思维的特殊规律是：作家的创作过程，基本上是艺术思维的过程。因为，作家全部创造生活的最终结果，不是象科学家那样，对某一问题通过判断和推理，形成抽象的概念，而作家的任务是创造出“鲜明的、具体感性的、给人以美感的形象”。长期以来，正是人们对这种特点认识不足，把二者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内含加以绝对化，不是影响了对现实认识的深化，就是导致艺术形象纯理性的图解。黑格尔从哲学的辩证法的观点，对这一问题有较为明确的认识。他以为“艺术家不应当按照哲学方式去思考”，艺术家认识活动的特点是“想象”，但这种想象又不是不可知的，是受理性认识制约的。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实践看来，随着艺术构思活动的不断深入，作家便有可能在创作过程中，对其构思不断修改、完善，甚至完全放弃原来的构思而另起炉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家、艺术家对生活本质的认识的不不断升华的结果。所以经过不断的思索、概括、集中，就能达到艺术构思的不断深化。真正现实主义作品的力量就在于揭示我们周围生活中不断涌现的，而且能够反映生活本质的新事物。别林斯基所以把艺术典型称为“熟悉的陌生人”，正是强调艺术形象在于概括和揭示出时代生活的本质来。象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等文学大师，他们如果没有先进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在艺术构思过程中缺乏理性的指导作用，是很难在他们史诗般的作品中，那样深刻地揭示时代生活的本质的。

富有生气的创作思想的重要性，就在于能够指导作家的艺

术探索，在艺术构思过程中，自始至终地起着探路人的作用，从而使作家在纷纭复杂的生活现象中，达到新的艺术发现。在这一点上，连资产阶级的艺术家也不得不承认创作不能脱离思维而存在。他们的作品所以脱离现实，甚至歪曲现实，只是他们错误的思维的结果罢了。在对待艺术创造中理念所起的作用上，歌德曾批评过席勒，说席勒醉心于抽象哲学的理念以至使他的诗受到损害，并为他感到惋惜。歌德以唯心的先验论，妄图否定理念。他说：“如果我要等到我认识了世界才去描绘它，我的描绘就会变得开玩笑。”他还说，“我如果不先凭预感把世界放在内心里，我就会视而不见，而一切研究和经验都只不过是徒劳无补了”。可他自己的作品《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都是他丰富的人生经验的积累，通过理念的思考而创作出来的，继承了黑格尔思想的俄国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第一次使用了“形象思维”这个术语，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在这之前，欧洲一些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家，把想象与理性完全对立起来，把二者看成是相互排斥，甚至是水火不相容的事。

“艺术是对真理的直感的观察，或者说是寓于形象的思维”，这就明确地表述了艺术家在观念中构思艺术形象的活动的特点。形象思维离不开想象。想象是一种心理活动，是人类通过思维活动反映客观世界的一种形式，因此人类的创造活动（无论是科学发明和文艺创作）都离不开想象。正是在这一点上列宁曾指出：“有人认为，只有诗人才需要幻想，这是没有理由的，这是愚蠢的偏见！甚至在数学上也是需要幻想的，甚至没有它就不可能发明微积分。”

想象的东西也并不完全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往往是以现实的可能性为根据的。正象人们看到空中的鸟儿自由飞翔，而人们想到飞机的制造一样。正如亚里士多德说的：一切想象的



东西，本质上是记忆里的东西。对于想象与理念的关系，我们当代作家对此也有较深的理解。张贤亮同志在《写小说的辩证法》一文中说：“我个人的经验是，在检索和提取早先储存于自己脑中的形象信息时，是离不开理性的。我只有在对我写的对象有了比较深思熟虑的认识之后，对我写的小说的主题有了比较清晰的概念之后，才能处理在脑中那些喧嚣杂乱的形象记忆。对于要描写的对象逐渐形成的理性认识，在脑子里会成为一张筛子，把写这篇小说所必需的形象信息筛选出来。”他还特别强调了“抽象——逻辑思维在塑造艺术典型时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般说来，作家创作文学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两个过程：对现实的认识过程和创作的构思与表现过程。在认识现实的过程中，艺术家与科学家虽然都要经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但科学家与艺术家在思维方式上有很大不同。科学家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反映现实，艺术家是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由于受文学艺术的特征所决定，作家、艺术家所描绘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要写好人，不仅要了解人的外部特征，还要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甚至连这个人的面部表情，喜怒哀乐的姿态，都要观察得细致入微。因为艺术形象不仅要表现一般的，共同的东西，同时还要表现特殊的和个别的東西，使他们可以成为直接感性的美的对象。作为人的一种思维活动，不管是形象思维还是逻辑思维，都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理性活动。形象思维也离不开概念、判断和推理。因为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作家在捕捉具体形象时，是离不开思想指导的。如果这种看法是符合艺术创作实践的，我想许多作者所说的“脑海里常常搁浅着许多题目”的艺术“搁浅”现象，就可以从艺术构思作为一种认识活动的特点得到解释。所谓创作的“搁浅”，还不如说是认识上的“搁浅”，一个作家能否捕捉到那些表现